

新观察

# 散文创作需要品位和风骨

□王必胜

不管作何解释,散文受到关注,是时下文学不争的事实。凡二十多年,在所谓文学风光不再、日渐边缘化的情势下,散文却保有方兴未艾、高歌猛进的势头。当下的散文创作,可谓泱泱大势,花开四季。仅从其巨大的产量、规模宏大的作者队伍,以及众多文学刊物上的栏目,包括一些专门性的散文刊物,林林总总,可以看出其数量是可观的。而且,从文学的年选、选本、选刊看,散文也占有很大的市场,有很大的销售量和读者群。

据统计,散文的量,仅出书一项,每年都可与长篇小说比肩,达三千部(集)之多。当然,这里是指具有相当的文学性的散文作品。然而,散文最容易成为一种四不像的文体,成为各种文学垃圾的袋子。所以,在这样的,既有无限的量的虚高扩张,又有来自评论界对其提出的散文创作纯化的要求之下,不能不提出散文创作的品位和风骨问题,这也是一个支撑散文创作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品位是指精神气质、品性和德行之类,而风骨则是灵魂,是气质之上的一种骨气。散文如果缺少了风骨,就如同人得软骨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专篇论及“风骨”,在刘勰看来,文章风骨者,“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刚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

散文的定义众说纷纭。与其进行定义,不如在与其他文学门类相比较中认定。散文是文学园林中一株奇花异树,如果把小说比做牡丹,雍容华贵;杂文比做玫瑰,瑰丽冷艳;诗歌如同月季,妖娆灵动;而散文就可视为桂花,不事张扬,多是暗香浮动,其气清雅,其味浓郁,其形高洁。而这盖源于其风骨与灵魂。

读一篇好散文,我们不满足于其知识的丰富、文献的广博,不止步于其语言的华丽彩饰,不流连于情感的充塞。我们更为看重的是它的思想的分量和题旨的深挚。我们从盎然诗意中看到人文精神,我们从鲜活的纪实场景中看到文化源流的磅礴气象,我们从人物故事中看到了生命精神的传承蕴涵,我们从游走旅行中看到了自然与人生的牵连融会,或者,我们在文本中,得到的是精神指向上的感悟。我们喜欢这类散文,是因为作者超越语言和故事之上,有深刻的精神生发和意义表达。我们从中得到了关于自然、人生、文化、情感以至生命的,诸多方面的形而上的精神滋润。这就是文字的力量,这就是文章的精神气度和思想的分量。

散文创作是没有题材限制的。所谓花鸟虫鱼,世上万物,无所不包。亲情、历史、生态以及游历、读书之类,成为散文题旨的几大方面。在时下的散文创作中,亲情感悟、历史回思、对思想者精神世界的描绘,以及关注日常生活与现代化发展等众多现实问题,成为散文创作当下性的重要内容。当然,散文的创作风格和写作形式上,也有不少作者进行多方试验和理论言说,如新散文写作、大散文的试验,以及在场主义等理论归纳。只是,与散文创作的风火之势相比,这些试验和理论主张没有得到更多的呼应,也因为没有文本上

相应的变化和出新,而呈现出自说自话、自生自灭的状况。

检视散文近年的创作,我以为,散文恒定的几大类题旨延续了散文创作的基本状态。我们可以为许多书写亲情和逝去的人生、过往的历史回忆之作击节赞叹;我们可以追寻散文家们游历天下名胜,倾情于抒写者的见闻才情以及独到的感悟,为那些华美飞扬的文字而倾倒;我们也可以触摸一些读书思考者阔论天下、纵横时事的一颗真诚火热的文心,为那些勇于进取、敢于担当的人文良知和人文情怀而兴奋。所以,散文的高下,首先是在思想内涵上、在品位和风骨上,见出特色和斤两,这些也就成了当下散文的标格和气象。

当下的散文,我们看重的是作品的精神内涵,是其风骨刚健的品相,是对社会生活中人文精神的生发和提炼。过去的一年,历史前行遇合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百年。“文章合为时而著”。在两个纪念时间中,作家们应时而作,却有自己的独特感悟,有着个人化的主体精神的张扬。在对过往历史的凝视和回望中,有对党史人物和红色历史的重新描摹,有对延安精神的深度阐释,有对辛亥百年和事的一种当下认知。无论是写人还是记事,无论是对群体形象的描绘,还是对某个史实、某一人物精神的重新开掘和表达,散文的人文精神和历史情怀都得到凸显和高扬。这一绕不过的年代叙事是历史节点中文学书写的重点,也让一些散文特别是“红色散文”有了风骨,见了分量。尤其是几位有着“少共情结”的老作家的文字,情感深挚,在期盼与寻找中,完成红色人物、历史情怀与时代精神的对接。像梁衡的《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王巨才的《回望延安》,项小米的《曾经有过这样一群人》可作如是观。惟有这样的作品,所谓纪念,才显示出意义。梁文着重于一代伟人张闻天在庐山旧居的寻找,感叹于一个孤傲灵魂的晚景,也感叹于:“历史是一个公正的判官;历史的风雨会一层一层地剥蚀掉那座华丽的官殿,败者也会凭借自己思想和人格的力量,重新站起身来,一点一点地剥去胜者的外衣。”张然千秋,一腔情怀,如泣如诉。王文则将延安时期领袖们的民主精神、亲民作风、法制思想以及个人的精神操一再现。它是对共产党人的精神源头的回望和凝视,是对深重的人文情怀的呼唤,是对民主和平的珍视。熊育群的《辛亥年的血》、黄刚的《山高谁为峰》等作品中,一代年轻作家将他们对于革命历史的精神眺望,写得情意充盈,寓意高迈,尤其是对于过往的历史和人物,如何承续其精神,如何在精神方位上进行对接,是这类宏大主题中的人文因子。当然,不仅是这类红色风云和革命叙事,散文的题材广泛,题旨丰饶,通过时下驳杂纷呈的生活风景的多侧面展示,通过心灵情感诸多层面的开掘,散文的当下性和烟火味等等,油然而出,丰富了散文的总体面貌。写凡人生活、市井人物,甚至于青春记忆、童年往事等等的作品,也使得散文从整体面貌和精神向度上,有了丰厚

的灵魂和峻朗的风骨。

作为时下文学多产户,散文作品的铺天盖地,业界对散文的宽容,读者对散文的渴求,种种因素使得散文在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有着无限可能。在一切都在变异与发展的时代,散文是幸运的。然而,我们也应该警惕散文过度泛化,过度散漫而随意的轻唱浅吟,或小组大做、无病呻吟,这些会导致散文创作的误区和读者的冷漠。同时,我们也不必为抒写风云而硬性地高蹈升华,以宏大叙事为能事,从另一面隔膜读者。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好时下散文纪实、纪事的真切、直面和赤诚,这种非虚构类的作品受人关注,也正是散文精神和风骨高扬的一个佐证。

在众多的文化散文中,我们看到,无论考察地域、抒写故乡、描绘记忆,还是关于亲情母爱或家国人生,这类纪事写实的文字,形成了一种风潮。但以为,只有注入了人文精神的元素,注重人的精神世界的揭示,对于所写的内容不虚夸,不矫情,不炫耀,这样的散文才是最有品位和风骨的。比如,在贾平凹的《定西笔记》这个较长的文本中,广袤而开阔的地域方位、广大而粗犷的精神视野,结合真实而流动的生活场景,使我们看到一个既边远辽阔又沉静而滞后的生命,其间,有黄土地上的人们坚韧中的固执,有底层生活中的放荡而正直的秉性,有自由生命状态下的无奈与渴求,也有原生态文化的粗鄙、结实与淳朴。重要的是,作者在描写这一方有着特殊文化意义的山地风貌、人文景象时,采用了潇洒淳朴的笔调和几近田野笔记式的写实文字,成为时下散文的一大景观。多年前这类散文被当做大文化散文风靡一时,也许已经见惯不怪、了无新意了,而贾平凹此次不惮重复、再续此道,表明作家的自信。他遮蔽了众多主观情绪的表达,以细致的描摹证实了他心中的定西——这块文化、生命、自然的大地上,活跃着无限可亲可爱的自由精神因子,也为我们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特殊的乡土文化标本。而这可能是散文最需要与大地、与人生、与自由生命对接共生的东西。另外,老作家袁鹰的《发热年代的发热文章》从另一方面直面上世纪50年代精神狂热者们的行为,反省作为参与者的过错,并进行精神救赎。一代过来人对于当年种种热昏作为的自觉与自省,读来令人扼腕。历史的进步和精神自强者们的自省,成为散文家思想层面的可贵表达,使这类纪实回忆的文字平添了分量。此外,刘亮程的《树倒了》以及冯唐的一组写日常生活的散文,都是在对生活真实的描绘上,显示其性情,虽细琐但不低廉,虽是日常生活小事,却也有微言真谛,有着别样的精神内涵。

散文这个文学品种业已有了既定的写作路数,即对于生活和人事的真诚描绘和书写,因而难以在写作上有多么新的变化。所以,当我们试图在总体上找寻一个年度、一个时段的散文创作特色时,即便是有些微的发现,我们也会欣喜,也会着重地举荐。若当如是,散文的风骨就是我们对过去一年散文精神品质的认定。

## ■关注

倡导作家的“人民意识”,坚持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理念,在当今观念纷繁、思想多元的社会环境中,显得特别重要。当前文艺思潮多元杂糅,惟其对文学“人民性”的淡漠,令人怅触。由于对“人民性”在理论阐释上的声音微弱,影响于创作实践也显而易见。贴近现实、深入社会民心之作,显得凤毛麟角,能引起社会轰动者更是淡若秋水微波。咎其原因,或曰受网络冲击,或曰社会人群生活节奏加快无暇读书,这些说法,或许不无道理,但我以为,主要原因尚不在此,而在文学本身。无论社会形态如何变化,无论生活习惯如何不同,人们的精神追求任何时候都不会消失。作为精神载体的文学,应当是与现在时的人们的思想情感相通的。相通则昌,相悖则衰。文学失去了读者,文学远离了民间,文学变成了圈子之内的自导自演、自舞自唱,由此失去民众的眷顾,自在情理之中。

当今文坛,不难看到创作情态的恣肆与文学作品的缤纷多姿,却鲜见发自真性情、出自大忧患的警世之音!莫说如《水浒传》《红楼梦》《人间喜剧》那种经典的文心建构已如雾中远峰,遥不可见;即如《子夜》《李家庄的变迁》等那样贴近时代、反映社会民生、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也几近式微。追求玄远而以象牙之塔为尊者有之,假借挖掘人性而躲避崇高者有之,唯扎根于民众的心中、想人民所想、见民众所见,从而写出反映人民的实在思想感情之作不多。比者,难道不值得文学界思考吗?

文学需要叙写民众的思想感情,反映人民的利益诉求,这不仅是文艺创作的要义,也是时代的召唤。胡锦涛总书记在在全国第八次作家代表大会、第九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认清时代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总书记的讲话,给我们的启示应当是:要时刻在心里想着人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人民”二字。心里没有人民的作家艺术家,绝对不可能成为像鲁迅、高尔基、契诃夫、巴尔扎克那样的文学大师!我以为当代作家应当自觉地履行三句话:为时代见证,为历史钩沉,为人民代言。而为人民代言是最为重要的。有了人民才有历史,有了人民才有国家,有了人民才有一切。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其实,无论思想家、政治家、文学艺术家,都是人民的儿子,忘记了人民,就等于背叛。在许多的文艺理论著作中,经常提到“人民性”一词,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写帝王将相的作品,如果不是以人民的立场来反映帝王将相,而是站在帝王将相的立场来写,那就成为一个问题。有一个时期,人们热衷于大写、大誉曾国藩,有关曾国藩的小说、传记、言论,传誉于社会,充斥于文林,甚至在全社会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做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这句话其实是违背时代潮流的,甚至是反人民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范文澜先生在其《中国近代史》中指出,曾国藩是一个儒学造诣很深的地主官僚,同时又是一个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他用自己练养的军队,又借洋兵洋炮之威,来残酷镇压太平天国,残忍地杀害了几十万来自平民百姓的太平军,换来他“中兴名臣”、“曾文正公”的美谥。可以说,他是效忠于清朝廷的,但不能说他效忠于人民。相反,他是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背叛了人民的!而胡雪岩呢?很简单,他是一个由官府撑腰牟取暴利穷奢极欲的资本家,是一个官商勾结的典型,这样的人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吗?作家艺术家不能被一些虚假的、旁门左道的思想观念影响了自己的思维,要坚定不移地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思想之本,来指导自己的文艺创作,才能真正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创作观。

确立正确的文化理想,坚定文艺创作的自信与自觉,将社会使命与历史责任真正化为创作的动力,至关重要。这样的动力,需要有思想与信仰的支撑,需要有建立在爱国爱民人民的思想之上的忧患意识。古往今来,凡是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思想家。思想家应当有义务、有责任来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心怀国家前途,关心人类命运,应是作家艺术家最高尚的思想境界。

必须明确,使命和责任是与名利观念不相容的。作家艺术家应当耐住寂寞,不能“一切向钱看”。“一切向钱看”的文艺家不可能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看到,在市场经济与社会生活多元化的发展潮流中,利益的膨胀、理想的淡化、人生价值的迷惘,不时困惑着某些人的头脑。因此,谈使命感,谈责任感,谈文艺创作的自信,是不能避开这个问题的。倡导独立思考精神,切忌“随风起舞”,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方可避免歧路亡羊之失。

心里想着人民,非指一定要写工人农民的题材,而是要将人民的思想感情诉诸笔端。为人生前行伴吟,为社会呼唤光明,应当成为作家最高的信念和光荣职责。正如列宁所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

□穆陶

# 「人民性」是文艺创作的要义

**本报讯(记者 颜慧)** 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和北京市作家协会共同举办的《中石访谈》新书首发式暨中华汉字再继承研讨会,2月22日在北京文联大厦举行。

《中石访谈》一书是黄殿琴与欧阳中石先生的访谈记录,书中访谈时间跨度达十多年,内容涉及中石先生在国学、逻辑学、音韵、戏剧等方面的专业造诣及教育成就,尤其突出了其在书法艺术领域的杰出贡献。欧阳中石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和著名教育家、书法界泰斗,82岁高龄依然活跃在教书育人第一线,其无日不临池的深厚功力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作出了卓著贡献。他1985年在首都师范大学开始主持书法教育,1993年成为全国第一位书法博士生导师。经多年的研究和探索,他提出了“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换采,赋以生机”的宗旨,将书法置于文化背景之中,研究书法的地位、作用和意义,视文化为书法的源泉,从而确立了书法研究院在全国高等书法教育中独特而鲜明的办学特色,赢得了学界的称许,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贡献。该书的出版为研究欧阳中石提供了大量鲜活材料。

研讨会上,与会者还谈到,汉字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电脑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普及,提笔忘字、没有电脑不写字的情况越来越多,人们对于汉字的热情似乎正在逐渐转淡,这无疑是一种令人惋惜的社会现象。独特的方块汉字,是古老的华夏文明作为世界文明体系中唯一没有间断而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练好中华书法,学好传统文化,写好中国汉字。这也是《中石访谈》带给我们的启示。

## 电影《富春山居图》杀青

**本报讯(记者 颜慧)** 近日,电影《富春山居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完成了最后一个镜头——“富春山居图”两岸合璧的拍摄,正式杀青。

电影《富春山居图》的结局是特工肖锦汉与林雨嫣尽艰辛联手夺回“富春山居图”,确保两岸合璧展得以顺利进行。为了更好地表现当年的合璧展,片方最终选取了竣工不到一年的国家博物馆作为拍摄场地。在八千平方米的国博大厅里,超过30米长、将近3层楼高的“富春山居图”作为合璧酒会的背景,令不少曾在台湾参加过合璧展的嘉宾慨叹:“比当年真实场景气派多了!”

开机仪式上,总导演孙健君,主演刘德华、佟大为、张静初、林志玲,以及出品方代表、各界文化名人一起为电影群像《富春山居图》揭幕。这是由电影《富春山居图》发起,集结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2位雕塑家,历经6个多月的倾力创作,合力打造的一组电影雕像作品。雕塑包括12座各具形态的女性人体雕塑,并将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局部展现在寓意富春山造型的基座上。群像雕塑策划人沈岳说:“黄公望代表了中国古人生活方式的最高境界,我们既要继承创新也要集成创新,这组作品是当代艺术家与黄公望的心灵对话。”

## 诗人学者研讨柯岩文学创作

**本报讯(记者 余义林)** 华夏新诗研究会、新国风文学网、《新国风》诗刊编辑部、中华国魂编委会、华语红色诗歌促进会日前在京举办诗人柯岩文学创作研讨会。

丁慨然、岳宣义、石祥、峭岩、孙继祥、康桥、忽培元等与会者围绕着柯岩的作品及精神遗产等话题进行了热烈探讨。大家认为,要像柯岩那样坚定地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柯岩的笔触是刚硬的,她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

丑,在她从1949年开始的创作生涯和已经面世的50多部作品中,无不充满了人生正气。同时,她的笔触又是柔软而真挚的,她关心生活在底层的百姓,反映他们的呼声。铁骨铮铮,快言快语、爱憎分明,就是她的高尚品质和永远的生命符号,值得后来者尊重与学习。

与会者还现场创作了诗歌、书画等作品,以表达对柯岩的纪念。

## 首届“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高峰论坛”在浦东举行

**本报讯** 为纪念邓小平同志南巡20周年,首届“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高峰论坛”日前在上海浦东举行。龚心瀚、陈东、张炯、黄亚洲、陈圣来、李小雨、朱先树、毛时安、孙琴安、丁建华、桂兴华等与会者就政治抒情诗的定位、现状及今后发展的方向进行了研讨。

大家认为,新时期以来涌现的政治抒情诗反映了时

代发展的脚步,体现了诗人的担当,也丰富了当代诗坛。它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并在形式、语言、传播方法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大家特别谈到,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作都是思想深刻、耐人寻味的,艺术上也有独创性,而肤浅造作、苍白空洞、缺少生活底气的不良倾向则需坚决摒弃。此外,还要让优秀的作品更好地走进群众之中,与百姓直接交流。

(小方)

## “仁者之歌”咏诵会以全新形式解读《论语》

**本报讯** 由中国文联组织实施的“中华经典系列咏诵”活动将于3月1日晚在北京空军礼堂推出“仁者之歌——感悟《论语》咏诵会”。

去年9月,“中华经典系列咏诵”活动曾在人民大会堂推出了运用交响乐解读《论语》的音乐作品《杏坛花雨——感悟《论语》大型交响组歌》。此次推出的“仁者之歌——感悟《论语》咏诵会”,运用更加深入浅出、便于人们接受的艺术创新形式,解读和展示经典,让《论语》中的精华思想与现代人的心理需求和价值取向产生碰撞,以

形成时代共鸣,达到传播普及、教化启迪的作用,为人们在做人、处事、交友、为官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启示。

咏诵会以孔子“仁爱”思想为主线,以《论语》二十篇为依据,以孝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济世思想为脉络,采用解读经典的散文朗诵和感悟经典的歌曲演唱相结合的形式,共分为“仁者的呵护”、“仁者的叮咛”、“仁者的呼唤”、“仁者的情怀”四个单元。活动由全国政协委员、武警部队原副政委刘世民领衔策划和创作,空军政治部宣传部等单位承办。

(季伟)

## 贺敏油画折射人性关怀

**本报讯** “我所拥有的我都带着——贺敏油画展”近日在北京美丽道艺术中心举行。展览共展出了青年艺术家贺敏的油画作品30余幅,其中包含其近几年的代表作品和部分新作。

贺敏的油画创作多是在形式和内容的深层契合中显示艺术的魅力。此次展览的学术主持曹力认为,贺敏的绘画语言在现实和超现实之间穿梭,在虚实之间无不是她自己对生命的私人体认和敏锐感受。她的作品偏爱在深邃的背景与纤弱的女性之间产生的张力碰撞,致力于还原某个我们似曾相识的场景,或把观者投射到那个场景中任其自己观照。她的画面好似一面镜子,每个人能在画面外看到自己及虚拟的现状,下意识地重新体会并作出选择。她放任画布上的小人物在意象的世界中驰骋,溢流内心世界的渴望,绘出了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和对人性的关怀。(王觅)

## 首届麦积山文艺奖揭晓

**本报讯** 甘肃省天水市的综合性文学艺术奖项——麦积山文艺奖近日在天水举行颁奖仪式。

麦积山文艺奖是中共天水市委、天水市人民政府为繁荣文学事业而设立的,每3年评选一次。评奖对象为天水本地作者创作的优秀文学、戏剧、影视、书画作品及海内外作家、艺术家创作的以天水为题材的各类文学艺术作品。首届麦积山文艺奖设立了文学、戏曲、影视及书法摄影美术四个奖项。经专家组初选和复审,王若冰的长篇散文《寻找大秦帝国》、天水市歌舞团的舞蹈诗《伏羲颂》、天津艾美光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摄制的电影《麦积山的呼唤》、吴少明的国画《晨韵》等32件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曾获中国秦腔艺术节最高新创剧目大奖等奖项的大型历史秦剧《麦积圣歌》、曾获甘肃戏剧“红梅奖”的话剧《邓宝珊将军》获特等奖。